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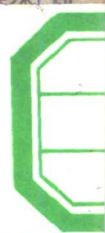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禮記集解

(六)

孫希旦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記集解

(六)

孫希旦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記集解

卷二十

文王世子第八別錄屬世子法

此篇合衆篇而成。首言文王武王爲世子及周公教成王之事。次言大學教士之法。次言三王教世子之法。次言庶子正公族之法。次言養老之事。末引世子之記以終之。蓋其初本各爲一篇之書。各有篇名。而記者集合之者也。記者之意。本主於教世子。故以文王世子居首。而因總爲六篇之大名焉。其第二篇。第四篇。第五篇。若無與於世子之事。然國學之教。王太子王子皆造。亦莫非所以教世子也。而人君親睦九族。尊事耆老。必自其孝於親者推之。則其本亦皆由於爲世子之能盡其道。故廣言之。而以世子之記終焉。此記者採輯之意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釋文。朝直達反。三如字。又息暫反。衣。徐於既反。又如字。莫音暮。上時掌反。

鄭氏曰。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節。謂居處故事。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方氏慤

曰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問所膳。欲知親之所好也。徐氏師曾曰。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以下。視膳之禮。愚謂聖人之於人倫。無所不用其極。而盡其愛敬以事其親。乃其爲子之止於孝也。故此篇言教世子。而先以此開其端。蓋以聖人之盡倫盡性者。立之極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釋文。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養羊尙反。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問去聲。

鄭氏曰。帥循也。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孔氏曰。病損則不恆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愚謂不敢有加者。文王事親之止於孝。不可以有所加也。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者。親食乃能食。親飽乃能飽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釋文。聆音零本或作齡。

陳氏澹曰。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耶。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愚謂年壽之數。父不能以與子。且旣云帝與我九齡。而又云吾與爾三。上下不相應。何也。武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若武王之年已定於此夢。則未至於九十三。周公固可以決其必瘳。何必皇皇焉爲之禱乎。鄭氏謂吾與爾三者。示傳業於武王。孔疏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云。吾與爾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

其所志。蓋亦疑記言之不可信而曲解之。然果爾。則何不可明言。而爲此度詞隱語耶。且其曰九日三者。又何所指耶。○大戴禮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如其言。則文王九十七而崩。時武王年八十三。又十三年而伐紂。又六年而崩。則武王崩時年百有二歲。與此記言九十三者不合。先儒因謂秦誓十三年大會孟津者。乃并文王受命稱王之年而數之。而鄭氏與尙書孔傳之說。又自不同。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傳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鄭氏也。至仁山金氏。則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崩時年五十四。受命稱王之說。歐陽氏已辨其妄。而大戴禮竹書紀年。亦皆難以徵信。要之此等處。不可盡考。姑闕之可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釋文相。息亮反。治。徐直吏反。一音如字。長丁丈反。後皆同。○令。力呈反。

鄭氏曰。涖。視也。成王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代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舉也。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愚謂世子法文王爲世子之法也。舉此法於伯禽。使帥而行之。欲成王觀伯禽之所行。而求文王之所以盡倫盡性者。則於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無不明矣。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爲其所以法文王者未至。而無以使成王觀感也。然則其所以警悟成王者切矣。○吳氏棫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年。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

時周公固未嘗攝位。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吳氏澄曰。按此篇周公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叛。其時周公卽出居東。伯禽亦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卽相成王東征。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或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同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記者誤傳爲武王崩後事乎。愚謂天子居喪。而冢宰攝政。其禮所從來遠矣。然人君能行之者少。故喪服四制。言高宗諒闇。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意高宗以後亦未有能行之者。至武王之喪。周公復使成王行是禮。而已攝其政焉。而禮典曠廢已久。管蔡輩創見而生疑。遂至挾武庚以叛。而後世傳聞亦不復究其本末。因以爲成王幼不能踐阼。而周公代之踐阼。而不知其爲古者天子居喪之常禮也。至伯禽就封。周公居東。雖其年月先後不可詳考。要皆在成王初年。實無抗世子法之時。仁山金氏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至明年王冠且長。使伯禽就封於魯。如其說。則抗世子法。在武王喪期年之內也。廬壘室之中。不與人處焉。成王斬焉衰絰。乃使之與伯禽處。而抗世子法以示之。舍居喪哀痛迫切之至情。而觀事生間安視膳之儀節。舍本而逐末。舍其當務而圖其不切。必無是理也。竊疑吳氏之說得之。蓋成王爲世子。周公爲太傅。使伯禽與之同學。而抗世子法以示之。欲成王以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事武王也。若成王已爲天子。而乃示之以爲世子之法。則所以教之者。亦迂而不切矣。○自篇首至此爲一篇。名文王世子。記文王武王爲世子及周公教成王之事。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題上事。愚謂此書篇之名也。此篇合六篇爲一篇。自第一篇至第三篇。其篇名題於篇末。第六篇則引於篇首。惟第四篇第五篇不可考耳。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釋文。凡學。戶教反。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

學教也。學士。胄子及鄉所升之俊士也。必時。必因其四時所宜。若下文所言也。干戈。武舞。羽籥。文舞也。武舞發揚之屬也。故用春夏動作之時教之。文舞安靜之屬也。故用秋冬安靜之時教之。東序。夏后氏之學也。○孔氏曰。大舞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小舞以干配戈。周禮樂師教干舞是也。愚謂此所教皆文武之小舞也。下文大樂正學舞干戚。則大舞也。武舞之小舞。文王之象箎也。文舞之小舞。文王之南籥也。文王大勳未集。故其樂聲容未備。文武之舞。猶皆爲小舞。至武王作大武。爲武舞之大。若文舞。則武王未及作。而因夏之大夏。修而用之。以配大武。故明堂位祭統。皆以大武大夏對言。仲尼燕居亦言武夏籥序興。若禘祫大祭。則取大韶以配大武。故大司樂言舞大武以享先祖。又言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琴之也。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熊氏謂勺卽籥也。國子之末二十者。學象勺之小舞。則小樂正之等教之。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是也。至二十學大舞。則大樂正教之。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釋文。大如字。又音泰。胥。息余反。又息呂反。

鄭氏曰。小樂正。樂師也。四人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孔氏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周禮惟有籥師此有籥師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愚謂小樂正四句中上學干戈之事也胥鼓南申上學羽籥之事也南卽羽籥之舞也文王之文舞名南籥蓋歌二南之詩以奏之大胥於國子舞羽籥之時則擊鼓以爲之節上言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則知學羽籥者亦小樂正籥師也下言胥鼓南則知學干戈而大胥籥師丞贊之者亦鼓也皆互見以相備也○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不言戈籥者蓋舞以干戈羽籥相配干舞兼戈羽舞兼籥也干舞亦謂之兵舞以干戈皆兵也舞師兵舞舞山川之祭祀是也此不言帔舞皇舞之屬者蓋周禮因樂師教舞遂廣言舞之所用其實皇舞用於旱暵則司巫帥羣巫之所舞旄舞則四夷舞者之所舞非盡所以教國子者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釋文大音泰下大樂正大傳大寢皆同

誦謂誦詩也弦以絲播其詩也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執持也典主也周禮大司樂之屬無教書禮之事執禮典書蓋以他官之習於書禮者充之使之入教於國學也瞽宗殷學也瞽大師也宗尊也殷學以祀先賢而三時釋奠大師首行其禮故曰瞽宗上庠有虞氏之學也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

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治定功成與已同也。○劉氏敏曰。周立四代之學。謂一處並建四學。辟廱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殷人之學。學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其辟廱惟天子出師成謀受俘大射就焉。當天子至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愚謂學之名散見於經記。先儒之說不同。惟劉氏最有條理。周立四代之學。辟廱上序。瞽宗皆大學也。辟廱一名成均。詩言鎬京辟廱。而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知辟廱成均並爲周代之大學。異名而同實也。東序一名東膠。王制言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言養老於東序。知東序東膠一也。瞽宗一名西學。大司樂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知瞽宗西學一也。東序瞽宗上庠爲教學之所。而辟廱則天子之所視學而行禮。魯頌言在泮獻馘。在泮獻囚。魯四學而頻宮當天子之辟廱。則天子之受成獻俘在辟廱矣。穀梁傳言習射於澤宮。詩言振簋于飛于彼西廡。毛傳云。廡澤也。是澤宮卽辟廱。則天子大射在辟廱矣。周鄉之學名庠。孟子曰。周曰庠。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也。州黨之學皆名序。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是也。家塾所升者。教於黨之序。黨所升者。教於州之序。州所升者。教於鄉之庠。鄉大夫之賓賢能。皆取諸鄉學。其尤俊異者。乃升於大學而教之。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釋文合如字。徐音閣。下大合樂放此。

乞言求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於旅酬之時而論說義理。以合於升歌之義。第五篇云。登歌清廟。既歌

而語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是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國語申叔時曰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禮謂進退之威儀也祭祀之禮及養老時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於東序之中教之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釋文說如字徐始銳反論力門反徐力頓反

干戚大武之舞也大樂正兼教六舞而獨言干戚者舉當代之舞以該其餘也語說合語之說也命乞言者養老乞言惟君所命者爲之也數謂其所習之篇數也語說乞言二者小樂正詔其禮大樂正又授以篇數而使習之周禮大司成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大司成有道德而教於國學者也蓋大司成掌國學之政至於教國子則惟詩樂乃樂官之所掌執禮典書則以他官之習於書禮者充之又以公卿之有道德者入而總主其教謂之大司成言其主成國子之業大司成所謂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也大司成無定人無專職必其位望尊重而道德充盛者乃得爲之詔其禮授其教者所以習其事也論說者所以明其義也習其事者易明其義者難此所以必屬之大司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釋文問如字猶容也徐古辨反孔氏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問終則退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若問事之時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言輒有咨問爲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奠之不迎尸也愚謂三時釋奠各以主其時之教者行禮如春則大師秋則執禮者冬則典書者也曰於其先師者弦誦也禮也書也其先師不同也學以詩書禮樂爲教而以古之賢臣明於其業者爲先師若禮有伯夷樂有后夔祭義所謂祀先賢於西學是也此先代之先師也其有道德而爲學之大司成者死則亦祭之以爲先師大司樂所謂樂祖是也此當代之先師也下文始立學釋奠但爲先代之先師此三時釋奠兼有當代之先師也夏不釋奠者弦誦相成無二師也○陳氏祥道曰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曾子問凡告用牲幣此有牲幣之證也釋奠必有合此有合樂之證也聘禮一人舉爵從者行酬此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有牲幣學非始立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山川廟社不必合樂也聘禮釋奠三獻天子諸侯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此又其異者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愚謂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制作禮樂以教後世者先聖也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承先聖之所作以教於大學者先師也若伯夷后夔是也立學禮重故祭及先聖四時常奠禮輕故惟祭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劉氏敞曰。合。謂合樂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陳氏祥道曰。必有合。合舞與聲。有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愚謂凡釋奠。總上三時之釋奠。及始立學釋奠而言。○鄭氏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愚謂鄭氏之說。穿鑿無據。先聖先師。非一國之所得專。天子與列國雖各有學。而所祀之先聖先師則同。豈有各自奠之者乎。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愚謂三時釋奠皆合樂。而春合舞。秋合聲。則謂之大合樂。以其用樂爲特盛也。必遂養老者。樂不可以無事而空作。故因行養老之禮而合樂。○釋奠禮重。釋菜禮輕。三時釋奠合樂。春合舞。釋菜。乃大合樂者。蓋釋奠合樂。合樂因釋奠而舉者也。釋菜合舞。釋菜因合舞而舉者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釋文。遠。于萬反。

郊。謂六鄉之學在四郊者。王制所謂虞庠是也。語。考論也。語於郊。謂鄉大夫詢衆庶。賓賢能也。人材各有所長。隨其所能而用之。事舉者。非必無德。而事爲優。言揚者。非必不任事。而言爲長。若孔門之德行。政事言語之各爲一科也。曲藝。祝史醫卜射御之屬。誓。戒飭也。以待又語者。曲藝賤。不得與賢能之士同日而語。故戒飭之。以待後日再考論之也。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者。謂曲藝之士。陳三事而有一事。

之善則異之於其等類之中不求備也。以其序者謂於其等輩之中自爲次第以待補用也。謂之郊人言不得與賢能之士同稱俊選也。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賢能之士得升於成均而爲俊士。於鄉大夫賓賢能之時得爲鄉飲酒之賓介取爵於上尊以酢主人郊人既賤不得升大學又不得爲鄉飲酒之賓介取爵於上尊以酢主人言於此二事遠之使不得與也。

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價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釋文與依註爲聲音虛觀反價必刃反本亦作擯○今按與如字。

與舉也。與後興秩節之興同。興器用幣舉釋奠之器而用幣。卽前云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也。君既親行釋奠之禮然後學官行釋菜之禮。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舞則授器司干舞者既陳則授舞器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以禮禮賓謂之儐此釋菜之禮蓋以大樂正主之而其爲賓者則大司成與蓋大司成主國學之教既釋菜於先師而繼之以儐大司成亦禮之宜也。儐賓之禮行一獻蓋先師但行釋菜禮儐賓之禮宜與之相稱也。凡飲酒有介以輔賓又至旅酬而合語一獻之禮既輕故無介語亦可也。蓋此二事或有或無隨人之所行也。釋菜在瞽宗儐賓在東序則諸侯亦不惟一學矣。○熊氏安生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有四五也王制師還釋奠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興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此興器用幣是也。愚謂夏不釋奠則釋奠惟五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卽始立學者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之事則釋菜惟二也。此言興器用幣卽上所言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非二事也。蓋始立

學釋奠已見上文。此又重述之。以起下釋榮饋賓之事耳。其曰既者。乃遙繼前文之辭也。鄭氏讀與爲。釁。謂禮樂之器成。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始立學。釋奠與興器用幣爲二事。故熊氏亦分釋。奠。釋幣爲二。皆誤也。釁器事小。何必告及先聖哉。○自凡學世子至此爲一篇。名教世子。明大學教士之法。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樂發於歡欣鼓舞之情。故曰所以脩內。禮見於威儀動作之際。故曰所以脩外。然發於內者。未嘗不達於外。制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也。懌者和順之意。和順矣。而又能恭敬。則和而不流也。恭敬矣。而又能溫文。則質而不野也。蓋惟禮樂之功。交養互發。故其德性之進於中和。而不倚於一偏者如此。真氏德秀曰。禮以起人之敬。敬心生。則慢心塞。樂以感人之和。和心生。則戾心消。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至二者薰醲涵暢。相與莫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釋文。少。詩照反。○行。下孟反。

養謂涵育薰陶以成其德也。大傅少傅蓋亦以他官之有道德者充之。國語晉悼公使羊舌肸傅大子。楚莊王使士亹傅大子。是二人皆以他官充是職。蓋古制然也。喻曉也。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以身教也。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以言教也。師保卽周禮之師氏保氏也。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所謂教以事而喻諸德也。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六容。所謂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前後出入互言之。以見師保傅之無時或離。是以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潛移默導。少成若性。教喻而有以明其理。德成而有以踐其實也。孔氏曰。尙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四輔三公。古記據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說。語使能一句。作記者解前記之言也。○世子入小學。則受教於師氏保氏。入大學。則受教於大司成。然師氏保氏則貴遊之子弟皆學焉。大司成則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俊選皆造焉。皆非專於教世子者也。故又爲之立大傅少傅。使之專以教世子爲事。師保與大司成。有小學大學之分。而大傅少傅則周旋左右。無朝夕之離。無少長之異者也。

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解文。治直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

此申上教喻德成之言。所謂德成者。謂其能成爲君子也。君子之德旣成。則教於國者尊嚴。而人不敢忽。百官由此正。萬民由此治。此世子爲君之謂也。上言教成。以世子之教於人言之也。此言教尊。以世子爲君而教人言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釋文：子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紆。

劉氏彝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迂曲矣。蓋人臣殺身爲國，猶尙爲之。況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其君之德乎。宜乎周公優爲之。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澄陟，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孔氏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無父，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與之居而學之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周公之於成王，迂其身以成其德。況君之於世子，兼尊親之分，可不思所以教之乎。世子教喻德成，則能爲人子。而有父之親，能爲人臣。而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而能爲人父，爲人君。不然，狗姑息之愛，昧義方之訓。今日爲臣子而教不成，必異日爲君父而教不尊。欲官正而國治，其可得乎。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釋文：學之並音教。